

的内核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金庸小说中的多角恋也为人们津津乐道，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从一种男性视角写作的多角恋？

六神磊磊：我觉得小说家关注的问题，不是对不对的问题，而是在人性中有没有的问题。如果人性里有，就是可以书写的对象。《鹿鼎记》中的韦小宝这个人有很多缺点，比如见风使舵、左右逢源、溜须拍马，最后还能混得风生水起。但金庸写这个人，不是说就是为了表彰他，说这个人这样做很对。而是说这样的人在我们的世界里有，不但有，还很多。

同样地，这种多角恋，复杂的、不伦的、受虐的、变态的、纠结的，我们感情里都有。很多人厌恶、批判这样的感情，但厌恶、批判的人，自己往往也不能幸免。

金庸写过一段畸形的爱情，武三通喜欢了自己的养女，这是不伦的。因为这种不伦的爱情，武三通的家人承受了巨大的羞辱。这在人性中有，那小说家就有写作的理由。

历史与现实

《新民周刊》：金庸对历史有很深的研究，比如对全真教、明教、袁崇焕等等，他所涉猎的历史研究，你是否也有关注？

六神磊磊：金庸对历史很感兴趣，做了很多研究，写过关于蒙古历史的文章以及袁崇焕的述评，但是我是这么认为，金庸首先是个小说家，他的贡献是在文学方面，历史方面并不重要，只是他个人的兴

趣爱好。有成就没成就都不重要。

前两天，有一位导演拍了金庸先生纪录片，给我打了个电话，倾诉了他的很多想法。他说经过他一圈的采访，金庸身边的朋友、故人，对金庸有各种说法、看法，都是待人接物、管财管账、企业决策方面的细节。这位纪录片导演说他要为金庸先生正名，给他讲清楚这些事。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。因为金庸是个文学家，文学是最重要的，除此之外的事情，我们过了多少年后回头看，都是细枝末节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不过在小说中加入这些真实的历史之后，使得他的小说更具真实性和历史感，也和梁羽生、古龙等人的小说不太一样。

六神磊磊：是，这会让小说更加厚重。不过这种手法也不新鲜，古今中外都有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、大仲马等等，都是在历史的缝隙中讲故事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金庸小说对权力有很深的警惕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？

六神磊磊：这和金庸所处的时代有关系，他必然会关注这个话题，一个作者关注的东西，和他的生活息息相关。金庸是1924年生的人，他见证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去了香港之后，也见证过左右翼的斗争，所以他关注家国、关注权力也是很正常的。

另外，我想知识分子有家国情怀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，他们受这个观念的影响很深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所谓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，你如何看待金庸的家国情怀？

六神磊磊：家国情怀让他的小

历史上很多经典，都扮演过爽文的角色。

说更加厚重，也让他的接受面更加广泛。因为毕竟中国人都有家国情怀。家国情怀更容易引人共鸣。各方面的人都能接受金庸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家国情怀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80年代掀起过读金庸的热潮，但是现在调查发现年轻人读金庸小说的人数在下降，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？

六神磊磊：之前我有去重庆八中和师生交流，有一个语文老师就说起这个问题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对我这样年龄段的孩子来说，金庸小说扮演的是爽文的角色。他的小说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，并不是文学名著，它让我爽。只是现在，它慢慢不承担这个功能了。历史上很多经典，都扮演过爽文的角色。比如歌德的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其实它刚出版的时候，提高了青少年的自杀率——不对孩子影响到一定程度，它怎么会影响他们的自杀率呢？但是现在时过境迁，它成了世界文学名著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对影视剧改编怎么看？比如王家卫的《东邪西毒》，比如徐克的改编？

六神磊磊：影视剧改编我比谁都着急。影视剧改得好，看的人才多。看文章的人永远没有看影视的人多。有人说，出来一部金庸改编剧你就骂，其实我专门写文章吐槽过的就只有两部，一部是2018年的电视剧《新笑傲江湖》，一部是2020年的电视剧《鹿鼎记》。那是比较糟糕的，并不是拍一部我就说一部是狗屎。其他的我都是有褒有贬。我是希望能够拍好，影视剧拍得好，看的人多，我的饭碗才端得久。☑